

# 从《饮酒·其五》和《丁登寺》看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自然观差异

陆嘉欣

(聊城大学, 山东 聊城 252000)

**摘要:** 本文以陶渊明《饮酒·其五》与华兹华斯《丁登寺》为研究对象, 比较二者自然观的异同。陶渊明身处东晋乱世, 以“心远”实现精神超越, 在“采菊东篱下”的直觉体悟中达成物我两忘的“天人合一”, 其本质是“自然即理”的本体回归; 华兹华斯经历工业革命阵痛, 将自然视为具有神性的“心灵乳母”, 在主客二分的“对话”中寻求精神救赎, 体现“自然即神性”的泛神论色彩。两种自然观根植于东西方“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的哲学传统, 前者重内在和谐, 后者重外在教化。在生态危机时代, 二者分别为构建生态整体主义与环境美育提供了互补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 陶渊明; 华兹华斯; 自然观; 天人合一; 生态思想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5.505

## 一、引言

陶渊明(365-427)与华兹华斯(1770-1850)分别生活在东西方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 前者身处中国东晋末年的社会动荡, 后者生活在英国浪漫主义运动兴起的工业革命初期。尽管时代相隔千年, 文化背景迥异, 但两位诗人都将自然视为精神家园, 创作了大量歌颂自然、反思人生的诗篇。本文选取陶渊明的《饮酒·其五》与华兹华斯的《丁登寺》作为比较文本, 对比两位诗人的自然观进而挖掘背后潜藏的东西方不同自然哲学传统, 探寻二者的自然观对当下生态问题思考可提供的思想资源。

## 二、陶渊明《饮酒·其五》中的自然观

《饮酒·其五》开篇即言:“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诗人虽身处世俗, 却不受世俗纷扰。当被问及“何能尔”时, 诗人回答:“心远地自偏。”郭锡良等在《古代汉语》中为“心远”作注, 即“心远, 心和世俗远离”。<sup>[1]</sup>这一回答揭示了陶渊明自然观的核心——“心远”是精神超越而非物理隔离。诗人并非通过远离人群来寻求宁静, 而是通过内心对世俗的疏离与超脱, 使所处环境自然变得僻静。这种“心远”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 即人与自然在精神层面的和谐统一。

诗中“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一句尤为经典。“采菊”是诗人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劳作, 而“见南山”则是一种无目的的、纯粹的审美体验。这里的“见”字采用了“无意识”的观察方式, 暗示了诗人与自然之间瞬间的、直接的物我交融。在这一瞬间, 诗人不再是独立于自然之外的观察者, 而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存在——我即是物, 物即是我, 物我浑融, 物我两忘, 从而达到人与物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sup>[2]</sup>这种体验超越了理性的分析与语言的表达, 正如诗末所言:“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这里的“真意”指的是诗人从自然中领悟到的人生真谛与生命本质。“欲辨已忘言”表明这种体悟已经超越了语言的界限, 达到了一种不可言说的形上境界。这种境界与《庄子·齐物论》中的“得意忘言”一脉相承, 体现了道家对自然的直观体悟。

## 三、华兹华斯《丁登寺》中的自然观

《丁登寺》是华兹华斯在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幻灭与个人生活的挫折后, 于1798年重游丁登寺遗址时创作的长诗。在诗中, 华兹华斯将自然视为“心灵的护士、向导和警卫”, 是“我整个精神生活的灵魂”。这表明华兹华斯的自然观具有强烈的主体性色彩, 自然被赋予了“神性”与救赎功能。诗人认为, 当他在城市生活中感到疲惫与痛苦时, 自然能够“带来甜蜜的感觉”, “渗入血液, 渗入心脏”, 为他“恢复恬静”, 并赋予他“一种

**作者简介:** 陆嘉欣(2005—), 女,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

**通讯作者:** 陆嘉欣

满足的惬意”和“一种升华的意念”。华兹华斯的自然，是一个具有生命、记忆与道德力量的活体，它通过时间的沉淀与心灵的回响，深刻地塑造了诗人的精神世界。<sup>[3]</sup>

华兹华斯在诗中描述了自己对自然认识的三个阶段：童年时期的“粗犷的乐趣”，青年时期“掺和着苦痛的欢乐”，以及成年后“听到人间的悲曲，朦胧察觉到宇宙意识”的阶段。这三个阶段反映了诗人从单纯感官愉悦到精神反思再到哲学领悟的深化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在华兹华斯的自然观中，自然与人之间存在明确的主客对立，自然作为“他者”被诗人用来对抗城市的喧嚣与精神的疲惫。

华兹华斯的自然观包涵着宗教神秘主义色彩，他把自然看成是神的“绝对精神”的表现，是神的代言人。<sup>[4]</sup>认为自然中蕴含着“宇宙精神”与“智慧”，是“无所不在的宇宙精神和智慧”的载体。这种观点将自然人格化，赋予其道德教化与精神救赎的功能。

#### 四、自然观的差异比较

首先，在人与自然关系模式的差异上，深受中国儒道“天人合一”思想熏陶的陶渊明，追求与自然和谐共生、浑然一体的境界；而成长于西方理性分析文化中的华兹华斯，则以独立个体的视角观察和体验自然<sup>[5]</sup>。在人与自然关系模式的差异上，深受中国儒道“天人合一”思想熏陶的陶渊明，追求与自然和谐共生、浑然一体的境界；而成长于西方理性分析文化中的华兹华斯，则以独立个体的视角观察和体验自然。陶渊明深受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影响，其“天人合一”并非外在的模仿，而是内在的回归。在《饮酒·其五》中，“心远地自偏”揭示了其哲学核心：通过内心的虚静超越世俗尘网，达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冥合状态。此时，人不再是自然的旁观者，而是其有机组成部分，主体与客体界限消融，形成一种无差别的、诗意的栖居。

与陶渊明“心远”哲学中自然作为生命本真归宿的“合一”模式不同，华兹华斯的自然观是一种充满张力的“对话”与“教化”模式。华兹华斯身处西方近代主体性崛起的时期，他虽推崇自然，却始终保持着清晰的个体意识。在《丁登寺》中，自然被赋予了近乎神性的地位，成为“所有善良之心的乳母”。然而，诗人始终以独立的“我”去聆听、去感受、去受教。他写道：“我感觉到某种隐秘的、崇高的力量，渗透万物。”这里的“渗透”一词，恰恰说明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分立——人在感知自然的力量，而非消弭于自然之中。

陶渊明的自然关系是“纵向的融合”，旨在消解自我以复归本真；华兹华斯的自然关系则是“横向的交流”，旨在通过自然的启迪重塑人性。前者如鱼在水，自在悠游；后者如徒登山，在仰望与对话中寻求精神的救赎。

其次，在对自然的认知与体验方式上，陶渊明偏向整体性直觉体验，将心境融入自然，体悟生命与自然相融的平和意趣；华兹华斯则以静观、反思梳理对自然的感受，在细致观察中挖掘背后的精神哲思。陶渊明的“得意忘言”强调通过直觉与体悟实现与自然的直接交融，“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里的“真意”是指诗人从自然中领悟到的人生真谛与生命本质，这种领悟是超越语言逻辑的，只能通过“得意”来把握。这种观点与《庄子·齐物论》中的“得意忘言”思想一脉相承，体现了道家对自然的直观体悟。华兹华斯的“平静中的回忆”则强调通过回忆与反思将自然体验转化为精神力量。在《丁登寺》中，诗人通过回忆五年前的自然体验，将其与当下的精神状态进行对比，从而获得对生命意义的深刻理解。华兹华斯认为，诗歌创作是“平静中的回忆”的结果，即对强烈情感的理性重构与表达。这种观点体现了西方浪漫主义对情感与理性的辩证统一，自然体验需要经过主体的反思与重构才能成为精神救赎的资源。

最后，陶渊明与华兹华斯对自然本质的理解也存在深刻的哲学差异。陶渊明的自然观以“自然即理”为本体论基础，认为自然中蕴含着普遍的规律与真理。在《饮酒·其五》中，诗人通过观察“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自然景象，领悟到万物各得其所、委运任化的哲理。这种哲理被诗人提炼、浓缩到“心远地自偏”、“此中有真意”等警句中，体现了中国哲学中“格物致知”的传统，即通过对外物的观察与研究，达到对真理的把握。华兹华斯的自然观则以“自然即神性”为本体论特征，认为自然中蕴含着神圣的精神力量。在《丁登寺》中，诗人描述自然中存在“一种运动和精神，推动/所有思考的事物，所有思想的对象”，认为这种力量是“无所不在的宇宙精神和智慧”的体现。华兹华斯的自然观深受泛神论与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将自然人格化，赋予其道德教化与精神救赎的功能。

#### 五、东西方自然观的文化差异及其现代启示

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自然观的差异根植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陶渊明的自然观深受中国“天人合一”哲学传统的影响，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非统治者。这种思想在《饮酒·其五》中体现为诗人与自然的直接交融，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瞬间体验，表明了人与自然在精神层面的主客交融。

华兹华斯的自然观则深受西方“天人相分”传统的影响，认为人与自然是两个不同的领域，自然需要被认识、

征服与救赎。这种思想在《丁登寺》中体现为诗人通过回忆与反思将自然体验转化为精神力量，表明了人与自然在精神层面的主客二分。华兹华斯的自然观中隐含着基督教“天人相分”的思想，即人类被驱逐出伊甸园，需要通过信仰与德行重新获得与上帝的联系，而自然则是这一联系的中介与象征。

在当代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陶渊明与华兹华斯的自然观为我们提供了互补的生态智慧。陶渊明的自然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内在和谐，认为人类应当顺应自然规律，而非征服与改造自然。这种思想与当代生态批评中的“生态整体主义”与“和谐共生”理念不谋而合，为解决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生态问题提供了哲学基础。华兹华斯的自然观则强调自然对人类精神的救赎功能，认为艺术体验是唤醒人类对自然敬畏与感恩的重要途径。这种思想为当代环境教育提供了实践路径，即通过艺术与文学的感染力，唤起人们对自然的珍视与保护。

## 六、结语

当东晋的菊香跨越千年，与英伦丁登寺的松涛相遇，两位诗人以自然为笔，写下了跨越时空的精神答卷。陶渊明在“心远”中与自然浑然一体，那是东方哲思里物我两忘的悠然；华兹华斯在与自然的对话中汲取神性的救赎，那是西方浪漫主义对精神家园的叩问。

在生态危机的当下，他们的自然观如同一束光，照亮了人类与自然相处的可能。我们既要学会像陶渊明那样，在内心修篱种菊，与自然和谐共生；也要如华兹华斯一般，在对自然的凝视中，重拾敬畏与感恩。让古老的诗意，成为我们守护绿水青山的精神指引，在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凝望中，续写人与自然的美好篇章。

## 参考文献：

- [1]郭锡良《古代汉语》（修订本）[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3:968.
- [2]慈丽妍,刘洋.田园与湖畔：一样栖居别样情怀——试谈陶渊明和华兹华斯诗歌自然观的异同[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27(11):89-90.
- [3]任婷,马洋洋.华兹华斯诗歌中自然意义的解读[J].佳木斯职业学院报,2017,(05):133-134.
- [4]杨桦.“田园”与“湖畔”的诗情画意——比较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诗歌的自然意境[J].时代文学(下半月),2008,(03):100-101.
- [5]马潇.陶渊明与华兹华斯的不同自然观——《饮酒·其五》与《致杜鹃》之比较[J].北方文学(下半月),2012,(10):19-20.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ifferences in Nature Conceptions between Tao Yuanming and William Wordsworth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On Drinking Wine, No.5” and “Lines Composed a 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

Lu Jiixin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views of nature in Tao Yuanming's "Drinking Wine, No. 5" and Wordsworth's "Lines Composed a 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 examining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Tao, living amid the turmoil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achieves spiritual transcendence through a "mind far away from the mundane." In the intuitive experience of "plucking chrysanthemums beneath the eastern fence," he reaches a state of self-oblivion and unity with things, embodying a "harmony between nature and man" that essentially signifies a return to the ontological principle that "nature is the Way" (Li). Wordsworth, living through the pain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regards nature as a "nurse" endowed with divinity, seeking spiritual redemption through a dialog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His view reflects a pantheistic conception of "nature as divine." These two views of nature are rooted in the Eastern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of "harmony between nature and man" and the Western tradition of "separation between nature and man." The former emphasizes inner harmony, while the latter stresses external edification. In an era of ecological crisis, the two perspectives offer complementary intellectual resources: one for constructing ecological holism, and the other for advancing environmental aesthetic education.

**Keywords:** Tao Yuanming; Wordsworth; Views of Nature; Harmony Between Nature and Man; Ecological Thought